

竟難幸

詩人何達，與翁金同居香港，各忙各忙，一年也難見一次面，有「咫尺天涯」之感。

近日收到一詩人寄來一信，舊事相提，對翁金

說，是種莫大的鼓勵。

他比任何一年的詩人還多。

我答：這一個問題，根本就是沒有答案。

假設我說，我喜歡楊玉環的眼，加西施的鼻

，加王昭君的耳朵，再加貂蟬的咀巴。

即使有這種身體的可能，但合起來的

結果，會令你見了為之苦笑。

美是種的。

美是種的